



## 蜉蝣之羽

◎路来森

夏日到，蜉蝣生。

蜉蝣，是一种原始而美丽的昆虫。据说，它是最原始的有翅昆虫，距今至少已有两亿年的历史。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昆虫，其肢体，却极其柔弱，一只蜉蝣拿在手中，只要轻轻用手一捻，就可以使其“香消玉殒”。

小时候，在河岸边，常常会捉一些蜉蝣，拿在手中玩，却也很少有将其捻毙的时候，只因不忍。因为，蜉蝣的外表，实在是太美了，它那柔弱的肢体，楚楚可怜，美艳动人。

《诗经·国风·曹风》有《蜉蝣》一诗：“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。心之忧矣，于我归处？蜉蝣之翼，采采衣服。心之忧矣，于我归息？蜉蝣掘阅，麻衣如雪。心之忧矣，于我归说？”虽然，全诗的主题，是借蜉蝣以比兴，感叹生命之短暂的，但诗中“楚楚”“采采”“如雪”等词，却是客观地来描写蜉蝣外表之美的。

楚楚：鲜明整洁，或五彩缤纷；采采：鲜明的样子，或者众多的样子。所以说，“楚楚”“采采”，其实都是来描写蜉蝣外表的鲜明整洁或五彩缤纷的。而“麻衣如雪”，则是描写初生的蜉蝣，其羽翼，如雪的洁白和羽翼上网状如麻的纹理的。

蜉蝣之美，来自蜉蝣独特的形体、外表。蜉蝣，肢体修长，头部，有两条短须，尾部，则有两条长长的尾须；眼睛，似蜻蜓的眼睛，属复眼，圆形的，大大的，鼓鼓的，仿佛整个头部，就只是两只眼睛了；然而，蜉蝣的最美之处，正如《诗经·蜉蝣》所描绘，在于它的羽翼。羽翼薄而大，安静时，双翅耸立，像是要随时起飞的样子，羽翼上，布满了清晰的纹理，似一片纹理分明的树叶。那种“纹理”，仿佛书写着天地经纬，想借自己微弱的身体，来彰显一份大自然的幽妙和深刻。

蜉蝣，有着不同的色彩。有人说，是因为环境不同所致，即蜉蝣如变色龙，可以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只是不似变色龙那般变化多端罢了。也有人说，蜉蝣色彩的不同，是因为蜕壳带来的，因为蜉蝣是少有的成虫后，可以整体蜕壳生长的。应该说，后者是对的。《诗经·蜉蝣》中“蜉蝣掘阅，麻衣如雪”，就是写刚刚从洞穴中出来的蜉蝣，其羽翼似雪一样白。确实如此，而且不仅仅是羽翼“如雪”，整个身体，都是洁白透明的，只是身体边缘，有着一丝丝的红线，这反而愈加衬托了它整体的白了。那种白，真是纯洁、干净，到了晶莹剔透的境地，容不得半点瑕疵。

蜉蝣，虽然色彩纷繁，但却以浅黄色和白色为主。浅黄色的，是一种嫩黄，像柔软的蛋黄，透着软绵的体香；白色的，真白，白得晶莹剔透，能透过那种洁白，看到体内殷红的脏器，而殷红的脏器，在整个躯体上，又仿佛胭脂一点，愈加增强了一只蜉蝣的美感。

蜉蝣的身体，太弱了，弱不禁风，仿佛始终处在一种“颤栗”之中，正如华晨宇唱的那首《蜉蝣》歌的几句歌词：“睡在夜色中都惶恐，躲在喧嚣中都寂寞……”不过，也因为蜉蝣身体纤弱，就拥有了一种特别的“俏丽之美”——静，或者动，都楚楚惹人怜爱。

蜉蝣，通常生活在浅水中，栖息在水草边。有时，几只蜉蝣，一同栖于一根长草上，羽翼耸起，光洁明亮，那么安静，那么纯洁，纯净如赤子，真是叫人喜欢得不得了。蜉蝣，也会戏水，它们贴水而飞，却总也飞不出水面；飞行时，头须和尾须都张开，呈八字形，特别是两条长长的尾须，像极了两支划水的船桨；船桨划动，周围荡起浅浅的涟漪，荡漾着，荡漾着，像清浅而美丽的梦，此时，水梦也生香……

有人说，大凡生命短促的事物，通常都会爆发出绚烂的美。比如，昙花一现，比如，蜉蝣一生……蜉蝣虽美，成虫后，它的生命却仅能活几个小时，所以，人们就常常借蜉蝣来感叹生命之短暂。《诗经·蜉蝣》，是如此，后来的苏轼，更是在《前赤壁赋》中，藉此大发感慨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……”

可是，又有何妨？虽然短暂，但毕竟灿烂过了，也值得。

## 梦中有条青石街

◎吴应海

离老家六、七里的地方，有座古镇，镇上有条古街，街道是用青石铺成的，南北三里多长。过去，本地盛产海盐，常有盐商雇船前来运盐，据说这些青石是用来压舱的，它们跟随着空船，沿水路长途跋涉而来，聚少成多，最终铺成了一条街。时光把这些石头打磨得锃锃发亮，走在上面，就像走在一面青黑色的镜子上。

小时候，青石街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。因为这条街上有各种各样的美食。从白白胖胖的肉包子，到黄绿相间的葱油饼；从蘸满芝麻的“龙虎斗”，到缀着红枣皮的桂花糕；从扎在塑料袋中的薄荷糖，到装在玻璃瓶子里的鱼皮花生……凡是我们所知道的好吃的东西，在这里都应有尽有。更何况，在青石街上还可以租小人书看，有时还能看到杂耍，这对小孩子来说，该有着多大的诱惑呀！

可是，父母却很少带我们来。不仅因为我们嘴馋，总是嚷嚷着要买东西吃；还因为那时候大人们到镇上办事，都是靠步行，小孩子走路慢，大人们怕耽误时间，自然不愿带上一只“小蜗牛”。好在每年春节前，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弟兄几个到镇上的浴室洗澡，于是一进入冬天，我们便开始期盼那个日子的到来。

那时小镇只有一家浴室，年前洗澡的人特别多。记得有一年，我们早早起床，吃过早饭就往浴室赶。可即便去得早，也排了好一会儿队才轮上。洗完澡后，爷爷领着我们走过一条长长的巷子，来到青石街上，给每人买了两只肉包，另外还买了一包薄荷糖分给大家。我迫不及待地抓过肉包就咬，满嘴肉汁，那香味儿至今难忘。而爷爷却什

么也不吃，置办一些年货后，便领着我们往回赶。半路上，看我们筋疲力尽了，爷爷变魔术似的，从挂在肩头的布袋子掏出几只“龙虎斗”烧饼，大家浑身又充满了力量。只是我至今也弄不明白，爷爷是什么时候去买那些烧饼的。

我第一次独自去青石街是十岁那年。新学期开学后，看到班上不少同学都背着黄帆布书包上学，而我背的仍是姐姐淘汰下来的又旧又丑的碎布书包，心中感到很委屈，特别渴望也能拥有一只黄帆布书包。向父母要钱是不可能的，我悄悄把自己藏着的压岁钱数了数，还不到两元，于是又攒了一个秋天，终于凑足两元。一个星期天下午，天阴沉沉的，刮着北风，很冷，我偷偷出发了，供销社在青石街的旁边，经过青石街时，我多想买只肉包或葱油饼解解馋，可还是强咽着口水走了过去。让人难过的是，我数了又数，手里钱根本不够买黄帆布书包，最后只得含泪回家。不巧的是，外面又下起了雪，回到家时，已成了一个小雪人。那天晚饭也没吃就上了床。后来，直到第二年春天，我才凑足钱，去买回了梦寐以求的黄帆布书包。

再大一些后，去镇上的次数多了起来，但每次来到青石街，心中仍感到无比兴奋。数年后，青石街的旁边新修了一条街，非常宽阔，不少商家跟着搬了过去，可我却每次来老镇，仍爱去青石街走一走，从南往北，从北往南，边走边看，乐此不疲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考到了城里读师范，一学期才能回家一次。记得那年寒假，我先坐公共汽车到镇上，然后步行回家。经过青石街时，习惯性地准备进

去逛一逛。可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惊呆了，那一块块光滑的大青石不见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的水泥路。望着眼前面目全非的老街，我的心一下地像被掏空了，那种难受，如刀割一般……从此，经过镇上时，我再不去老街了。

可是，我怎么就能忘记那条青石街呢？于是它便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我总是梦见自己独自游走在青石街上，哼着小调，嗅着各种食品的香味。等醒来时，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，泪水悄然湿了眼睛。

一晃好多年过去了，有一次去合肥，听说城外有个三河古镇，镇上也有一条青石街，经历千百年风吹雨打，依然横卧在那儿。于是便去看。当我随着人群踏上那条青石街时，心再次难受起来，因为它太像老家那条青石街了。唉，如果老家那条青石街也能保存到今天，那该多好呀！

从此，我养成一个癖好，不管去什么地方，只要听说当地有青石街，一定想方设法去看一下，我知道，我是想从它们身上，获得某种慰藉。

去年在高淳的老街上驻足时，有人告诉我说，当年许多地方大拆老城老街时，有人专门收购被拆下的古石、古砖、古桥，异地重建古建筑。我想，假如老家青石街上的青石也因此得到保留，被重新铺在什么地方，哪怕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去看一眼。我甚至想，如果有朝一日，我发达了，一定要花重金把那些青石重新买回来，铺到老街上去，那样的话，我就不用四处寻青石街看了，更不用到梦中逛青石街了！

曾经的那条青石街，你真的会在某个地方急切地等着我吗？

## 夏日美味绕舌尖

◎李炳森

“薄纱厨，轻羽扇，枕冷簟凉深院”。浅夏的风送走了绿意盎然的春，也迎来了吃酸的季节。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谚语：“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美人难过酸嘢摊”。

在我的家乡，水果应有尽有。市面上沙哑的大喇叭在努力吆喝着：“来咯来咯，又便宜又好吃的水果，不好吃不要钱哟！”十元三斤是常态，所以至今调侃着，广西的水果终逃不过十元三斤的命运（大部分都是），毫不夸张。许多慕名而来的外地朋友，也一探究竟，也终于信服。但放眼望去，酸嘢摊比比皆是，琳琅满目。气势压倒水果摊。酸嘢，其实就是一些水果腌渍，加上配料做成的。十元几斤的水果经过这么一折腾，卖得贵了，人们反而乐意。

每当华灯初上，夜空吹响冲锋的号角，小贩们便拉着一个小推车出来摆摊，醒目的招牌悬挂着“广西酸嘢”几个大字，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明显，摆着很多玻璃罐子，依稀可见的

水果片，芒果，石榴，李子，山楂，杨桃，猕猴桃，菠萝，梨等。不仅水果难逃厄运，连蔬菜也可“酸”，萝卜、黄瓜、木瓜、莲藕、包菜、蒜头、豆角等。

制作过程简单易懂：将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水果洗净，接着将水果切成块状，一刀下去，果汁四射，沾满刀的边缘，一股甜甜的味道溢满鼻腔，然后放少许盐水给它们泡一个澡，这样口感会更加脆。过半个时辰后，就可以把水倒掉，在凉白开里面倒进醋，白糖，辣椒，盐等，根据个人口味调制酸水，甚至可以加上椒盐，味道也别具一格。搅拌均匀，素雅的水果片经这么一点缀，犹如淡妆浓抹的待嫁的新娘子，实在秀色可餐。密封几天，会更入味。

小时候，水果总是可望不可及。只有田间地头呆头呆脑的萝卜，也算是犒劳了那寡淡的童年，那时候没有“酸嘢”这个名词，我们当时称之为：酸萝卜。

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奶奶做的酸萝卜。她将坛子洗净，萝卜切片，泡盐

水，加盐，将萝卜片一块块放进去，用一块砖头压住，让它浸泡着，切记不可以碰油渍，不然就会发霉腐烂，白忙活一场。腌制一星期后，便有酸味刺鼻而来，大概十几天，可以食用，这是天然酸，不添加任何配料，环保又健康，吃上一片，嘎嘣脆，爽口，解腻又解馋。年幼的我常常盯着坛子，趁大人不在家一次性吃上好几片，肚子圆滚滚的。那个味儿，至今我依旧怀念。

据说早在春秋时期，便有酸嘢的记载，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中写道：“中田有庐，疆场有瓜，是剥是菹，献之皇祖。”《周礼》中记载：“‘七菹’指的是韭、菁、菲、葵、芹、落、笋七种腌菜”。不得不赞叹，古代人们比我们还会吃。

徐霞客更是留下一句“以糟芹为案，山家清供，不意诸蛮中得之，此已一奇也。”酸嘢，是夏天的动词。更是我们广西小吃的代名词，也愿家乡的小吃人人都能吃到。